

第 B-1 場：地方創生與產業發展

主講人：

孫 瑋 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特聘教授

主講人：

林峻丞 創辦人／甘樂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與談人：

- 陳孟凱 創辦人／樹合苑
- 江怡臻 新北市議員
- 楊華美 花蓮縣議員
- 蔡依靜 花蓮縣議員
- 松王淑珍 宜蘭縣議員

孫 煒：

各位好，我是中央大學孫煒，我們這場的分組論壇討論的主題是「地方創生與產業發展」。首先，我來介紹今天與會的貴賓，我們主講人是林峻丞執行長，林執行長目前是甘樂文創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創辦人。與會的與談人是新北市的江怡臻議員，另外一位是宜蘭縣的松王淑貞議員，還有一位是花蓮縣的楊華美議員，另外我們有請到一位與談人，陳孟凱先生。



主持人：孫煒

這個場次是要討論「地方創生與產業發展」，大家都知道，地方創生是我們現在基本國策之一，非常地重要。地方創生之所以會端上檯面，主要是我們台灣兩項比較負面的發展：第一個就是人口結構的改變，我們台灣的人口老年化和少子化對我們整個台灣國力影響很大。另外，

就是我們的城鄉不均衡的高速發展。在這人口結構改變和城鄉的不均衡發展，兩個力量的交互之下，因此地方創生就已經浮出了檯面，變成一個國家的基本國策之一。地方創生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舉措，就是希望能夠讓產業，特別是年輕世代所開創的產業，能夠到地方上去，到非都會地區甚至是偏鄉地區去，能夠

成長，能夠生根。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這幾位專家來進行有關地方創生與產業發展的討論，我們的時間分配大概是這樣子：首先由我和林執行長有三十分鐘的時間，接下來，林執行長將它的主題演講報告到一個段落之後，我們請我們每一位與談人發言，每一位大概與談十分鐘的時間。剩下來的時間我們開放討論，最後我們請主講人作一個回應，作完回應之後，我會把各位的總結摘要提到等一下五點半的總結會議中報告。好，首先我們請林執行長來報告。

林峻丞：

各位好，我是甘樂文創的峻丞，我跟大家分享報告一下，這十多年我在三峽所做的一些事情。剛剛也聽到孫老師講到今年 2019 年是台灣方創生的元年，因為剛好國發會提出這樣的一個政策。

為什麼叫地方創生呢？大家知道，它是起源於日本，日本安倍政府上任做了國土的檢視以後，發現在未來十到二十年的時間，日本將近有八百多個村莊會面臨滅村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況，所以安倍政府就提出了一個地方創生的振興計畫來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也包含到我們現在的少子化結構及青年外流，多數的年輕人都往都會區發展，所以首都的壓力也過於集中，因為地方的產業沒有年輕人，人力開始不足之後，產業就面臨到沒落的問題，也因為這樣的發展，所以也面臨到城鄉的發展不均衡。



我們台灣也是面臨同樣的狀況，因此才會也提出地方創生的計畫，希望能夠向日本吸取

地方創生的經驗帶回台灣。國發會兩年前從「設計翻轉地方創生」開始做起，把這個當作是地方創生的前哨站，剛好在這時間點，甘樂文創也剛好在這個「設計翻轉地方創生」的計畫裡，我們在三峽跟鶯歌也在推行一些計畫。

其實回到社區裡面我們會發現很多的問題，一般來說，不只是剛剛提到的人口老化的問題，或者是青年外流的問題，在台灣的村莊和社區，我們都發現很多



的社會問題，包含地方生態的問題、產業沒落、教育資源不均衡，甚至有就業和文化流失的問題，所以其實地方的問題是非常複雜而且多元的，一般來講，也很難透過單一面相的處理就把社區建立在一個友善的環境中，所以在我們回到社區的這一段時間，就一直在思考怎麼樣推動整個社區一起來做改變。

於是我們在社區裡面所做的事情，簡單來講，我們就是透過社會設計的方法去建構一個能夠永續的社區支持系統。因此甘樂文創這幾年，在三峽地區所做的就是在建構一個「社區支持系統」這件事情，我們希望能夠去陪伴社區的人一同成長，和社區的夥伴共存共榮，然後從三峽這個地方也希望能把社區支持系統給建立起來，未來能跟其他社區和其他的鄉村一起交流，希望能把這樣社區支持系統的概念帶到其他地方。

我們在三峽，其實是有兩個組織同時在推動，一個是社會企業，另外一個是 NPO。前六年的時間只有社會企業在運作，經營得也很辛苦，一直到 2015 年我們開始在社區裡要成立小草書屋，要作課後照顧的據點，當時整修了一個老房子，把這個空間活化，在過程當中需要有教育的資金和空間整修的資金，開始有外部的支援進來。我們開始在想，畢竟社會企業也是企業，所以於法來說，收捐款也很奇怪。所以當時我們就在想，在這階段也應該跟社區夥伴一起催生一個非營利組織成立，所以就成立了「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就讓社會企業跟 NPO 兩邊同時在社區裡面驅動，外部的資源就進到 NPO，甘樂文創的營收跟盈餘也捐到這個 NPO，去支持這個社區公共事務的推動，也包含到作兒少教育的陪伴，所以兩邊就有不同的專業跟資源一起去推動社區的發展。甘樂文創就持續透過社會企業的商業營運模式，解決社區所面臨不同的問題。

我們在三峽這個地方，今年也成立了所謂「創生服務中心」，因為我們跟社區蹲點得非常深，我本身就是三峽人，從在地的夥伴開始串聯，包括地方的返鄉青年、地方在地的不同產業的職人店家、不同的社區的社群，我們去盤點這些在地夥伴的需要和他們所面臨到的問題，同時去結合產、官、學、研、社，去找到相對應的資源到這個創生服務中心來做人才的養成，包括建立顧問團和跟這邊的學校 USR 來合作，把學生的資源也帶到社區裡面來。

同時，我們也希望去建構地方的產業的品牌，呼應國發會「地方品牌」的建立，希望協助在地的職人的產品再設計，同時結合旅遊觀光，讓這些在地的產業能夠去發展新的旅遊產品，讓我們能夠提供給遊客。我們也透過 AI 機器人去作旅遊的導覽，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可以讓更多的國際旅客來到三峽，透過新的科技元素加到旅遊事業裡面去。

另外一部份是我們在三峽返鄉這一段時間，看到很多的產業在凋零。在我們

返鄉三峽之前，我們在做雜誌，做了一個〈甘樂誌〉這本雜誌，從三峽出發去做台灣各地產業人物的專輯。後來我們發現在台灣每一個地方都有產業凋零的問題，而且通常去作訪問的時候，你都會聽到這些師傅、這些匠人講說這些工作都沒有年輕人要接，甚至他自己家裡頭的二代三代，都不願意回來接班。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蠻嚴重的事情，因為文化沒有人傳承就面臨到凋零斷層。

後來我們一直去討論這個問題，發現其實這是一個教育的問題，必須回到根本面去解決教育的問題。於是我們就開始設計教案，設計課程，然後把這個職人學堂的課程帶到三峽的每一所的國中小學去，希望也能讓三峽的孩子從小學國中開始，就更深入地認識在地的文化，在地的產業，也知道在地有甚麼樣的資源。更重要的是，那就是紮根的過程，從小就在心裡面種下跟在地的文化連在一起的種子。我們就開始在三峽的國中小學去推廣這樣的一個計畫，我們認為學習的場域不應該只是在這個封閉的校園之間，整個社區其實就是很好的學習的場地和開放的場域，讓這些職人的工作室變成這些孩子的教室，這些職人就是孩子的老師，所以帶到職人的工作室裡去學習。同時，從小學開始去做職業試探，不要等到大學才來發展自己的人生方向是甚麼？從小學國中就開始培養，也讓這些職人轉換他的角色，本來在工作室裡面已經是有一天沒一天，看不到未來的願景的人，轉換到學校去作教學，找到自己重要的價值。



所以我們就在三峽作這樣的培育，那個計畫也讓國教院看到了，也讓我們把職人教學計

劃帶到國教院裏頭，同時也是跟在地的夥伴串連。跟在地的職人連結之後，我們也在思考說，其實旅行這件事情可以變得非常有意思的。一般我們旅遊到一個地方只是滿足我們個人的喜好，但旅行有沒有可能透過來這個地方旅行的過程也作社會事件，把它變成是一種能夠改變社區的事。以往這種觀光旅遊都會為地方帶來災難，比如說，我們那個金城武樹、伯朗大道等等，紅了，一堆人去一窩蜂的，反而會造成當地交通的癱瘓跟生態環境的破壞等等，但有沒有可能是讓遊客去到那個地方，幫助地方一起獲得改變？



所以我就在建構這件事情，由甘樂來串連當地的夥伴。我們去設計遊程，同時也將這樣旅遊的產品提供給消費者，重要的是，這樣消費的機制、旅遊的機制是當旅客來到三峽，90%的收益留給在地的店家，另外 10%收益分享出來留給社區，變成公益基金，用來作弱勢兒少的照顧及紮根地方文化所需要的費用。旅客來到三峽旅行的時候，他們就是在做這個社會事件，他們很清楚地知道，我來三峽旅行，背後有一堆孩子會獲得照顧的資源，當天所有的花費，一千塊有一百塊，會回到當地社區裡面。透過這種方式建構起來，讓旅行變成是能夠改變社會的方式，也透過這樣子機制的建立，從國內的旅客到現在國際的旅客都來到三峽。

另外一個部份是我們剛剛提到在前兩年，國發會在推「設計翻轉地方創生」的時候，我們跟新北市府及國發會合作，以三峽跟鶯歌三個百年的產業，分別是三峽的茶，跟鶯歌的陶，還有三峽的藍染，這三個地方百年的產業作為地方創生的基礎。同時我們去找出十個以石藝包含石器這個傳統產業的業者，我們去跨領域找設計師來媒合合作，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說藉由新一代的設計師，能夠把創意新的元素帶到這個傳統產業業者身上，能夠讓這些地方傳統產業的業者有更多發揮的可能。比如說，製茶的，我們就找食物料理的設計師，包含到插畫家；精工的師傅，我們也找花藝家來合作；做藍染的，我們找劇場服裝設計師來合作，是跨領域的方式來媒合；建築師，我們就找木雕師來合作，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去做了地方創生的據點，也在 2018 年的時候有一次的呈現。

（播放影片）這影片就是呈現出跨域不同組合的設計師和產業業者合作。這個是插畫，表現出三峽鶯歌的茶。這個是藍染。這些都是當代很有名的插畫家。另外一組是建築師和木雕師及設計師在跨域的合作：他們做了一組在餐桌上可以使用的器具。食物的創作由食物料理的廚師跟設計師運用三峽當地的食材，設計出一桌的宴席。這是聯合文學的作家和鶯歌的陶藝家跨域的合作，花藝和精工，打鐵和音樂，都是合作的跨域的組合。還有三組茶食的創作利用三峽的藍染和鶯歌的陶，做了三組在喝茶食上面會用到的器具。在 2018 年的展覽裡面，我們還把前面幾年在三峽發展職人小學堂展區放進來，另外一個展區就在安溪國小裡面，透過一個現場的教學變成一個展區，把在地職人的知識課程的傳藝帶到學校裏頭。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開始作旅遊的串連發展遊程。以往這種傳統的旅遊，要馬是散客自己來到三峽，自己去玩；要馬是團體，由我們導覽人員去帶，更深度地認識三峽。可是散客他來到三峽後，他看到祖師廟這麼多的雕刻建築，他並不知道這些雕刻背後的意涵，或者他也並不知道，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其中一隻是李梅樹親手雕的。我們就運用數位科技建置 AI 系統，讓遊客透過手機可以實境地做導覽，然後在這遊程裡面，我們訓練機器人帶遊客去走訪三峽，同時也在這些走訪的過程當中，把三峽在地的歷史文化帶給遊客，也串連一些店家的資源，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Taiwan Councilors Forum

它會提供一些優惠的訊息。

我們也開始做地方品牌，我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幾年台灣有很多的社區在做藝術慶典的活動，但是我們發現每一年雖然投入很多資源，可是一次的慶典活動結束以後，就回歸到以往的生活，所以我們就在想，還是應該要去經營地方的品牌。

比方說我們提到日本的宇治，可能會想到日本的抹茶，會很直接地連結。台灣的這些地方給大家的印象其實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們就跟在地夥伴以三峽作為地方品牌，名稱叫做「看三峽」，希望大家能夠更深入來認識三峽這個地方，他的庶民文化，他的地方的發展。我們也作了一個入口網站，把這個入口網站跟三峽區公所合作，變成連結到歷史看三峽，節氣看三峽，數字看三峽，還有包括地方的選務和遊程。我們也做了第一支的 CF，三峽的第一支廣告，各位來看一下三峽這些職人的畫面。(播放影片)

還有我們就跟農會去討論，怎麼樣去定位三峽的茶？我們希望三峽的茶變成台灣版的宇治抹茶，開始有更多的應用。藍染的部分，過往談的是後面的工藝，現在我們做的是透過三峽農會找農友來作契作，明年開始們就要推「藍泥」這樣子的產品。

社區裡面還有一群缺少照顧的居民，我們就建構社區的兒少陪伴照顧系統，這十三年來，我們串聯了十二所的國中小學去陪伴社區這些高風險、高關懷家庭的孩子。我們提供的服務除了學業的輔導以外，還有他生活常規以及生活的引導能力建立，每天晚上我們有免費的晚餐。

我們在長期照顧台灣的孩子當中也發現很多中輟生，教育部保守估計有四千多人，可是我們認為不止，這當中有很多的黑數，所以預估大概是八千多名左右，中輟孩子每年有高達兩萬多名是中途離校的學生，這些學生跟社會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內政部警政署每一年都會幫全台灣刑事案件的嫌疑犯和菸毒犯做一個犯罪教育程度的統計，從 103 年來看，當年刑事案件的嫌疑犯就有 261,000 多人，其中高中職以下學歷的嫌疑犯就有 229,000 多人，同年查獲的毒販當中，四萬多人高中職學歷以下的就佔了 39,000 多人，比例高達九成，非常地高。根據調查，這些嫌疑犯多數在國中小學階段都有過家庭功能不足，單親和外配家庭，中輟高風險的狀況。一個青少年碰到毒品耗掉的社會資源非常可怕，短短的十年，保守估計高達 2,400 多萬，法務部每一年編列高達五分之一的預算，高達 51 億台幣在做毒品的戒治。

所以我們經常在社會新聞裡面看到這些治安案件主角多數都是中輟的孩子，但是我們經常在想這個社會到底是甚麼時候錯過拉他一把的機會，從家庭到社區

到學校，於是我們從社區裡面也發現還有另外一群在中輟邊緣徘徊的青少年，他們面對的是生存的議題，他們有低學業成就和家庭功能方面的問題。我們就開始針對這一群國中還有高中的青少年去輔導他們學習的技術，我們在社區裡面把一個七十多年的舊樓變成學習的場域，青少年他們可以來這裡工作實習，可以學習技術。這個計畫我們跟新北市教育局做制度上的合作，因為孩子來到這裡上課，成績是教育部承認的，依法還可以拿到畢業證書，讓這些孩子開始找到自己的位置跟他的價值。

另外一個部份就是我們在社區裡成立一些多元就業的機會。我們成立一個品牌叫「禾乃川國產豆製所」，一來幫助一些小農，二來提供一些工作的機會。我們讓這個豆製所的品牌去持續地發展，也希望鼓勵家長來二度就業創業。

另外，我們在三峽持續每一個月都自動在三峽撿垃圾，因為我們發現，我們的河川污染很嚴重。這十年的時間，我們撿了很多的垃圾，而且很多都是一次性的塑膠袋，我們就在想有沒有取代一次性塑膠袋的作法？從社區裡面我們就去發展這樣的一個模式，後來我們就關注到，現在全世界第二大量的垃圾就是我們身上所穿的衣服，有沒有可能處理這些舊衣的問題？以前在街角巷弄可以看到舊衣的回收箱，可是現在越來越少了，因為處理不了。於是，我們今年就跟十所學校的實習學生合作，我們發起一個「九一三共享提袋計畫」，找社區媽媽來車縫，把舊衣服改成提袋，再把這些提袋跟店家來合作，提供給店家，由店家租借給消費者，讓他更便利，就不用去使用一次性的塑膠袋。到市場去買水果發現沒有帶提袋，就跟店家租，給二十塊押金，下一次再拿回來歸還就退還這個押金。這個計畫開始從三峽出發，現在也有其他的地區也要跟進，這樣也能讓舊衣服的部分能獲得一些解決。

最後，我就跟大家談到一開始談到的問題。現在要談返鄉，我認為如果有一些現象沒有解決，青年返鄉只會吃土，我們做地方營造包含地方創生十多年，看到很多的問題。第一個是認知不足，現在的年輕人其實對地方的問題、資源、地方的這些現象，他的認知是不足的。再來，我們看到「學用落差」—學校所教的和孩子將來真的回到社區所要用的落差太大了。第三個部分是法規的阻礙。在青年返鄉的過程當中，台灣現行的法規並不是那麼的友善，比如說年輕人做旅遊業，因為旅行業是特許的行業，你必須要旅行業的執照才可以做旅行業，現在雖然法令放寬了，但是你還要有 120 萬的資本額，這 120 萬是要放在旅保基金裡面不能動，一般的年輕人根本不可能有這樣子的條件，當然還有包括民宿的法規等等。



現在我們談地方創生應該做三件事情：第一個，建立脈絡的連結，幫助我們社區的孩子和青少年跟地方的文化產業脈絡能夠連結得更深。簡單來講，我們在求學的過程當中，回頭來看，其實我

們的學習跟地方家鄉的文化落差太大了，導致我們長大以後根本不知道我們的社區有甚麼，我們的能力要怎麼樣帶回去社區。

另外一個是我們不談返鄉了，接下來，我們應該要談的是怎樣麼培養孩子留鄉的能力，因地制宜因應每一個地方的問題還有產業的發展資源，去培養孩子留鄉的能力。上面這張照片是桃園復興鄉的孩子，就在我們隔壁鄉的孩子，復興鄉有很重要的經濟作物是水蜜桃，可是如果這些孩子留在復興鄉種水蜜桃，試問一下，我們現在的體制下，從當地的小學國中能不能獲得更好的栽種技術？他們如果未來不要被盤商剝削，他們要直接面對消費者，我們有沒有教孩子經營電商、做網路社群、做生產的履歷紀錄？這些都沒有，所以你看原來留在家鄉的，都是「負」二代、「負」三代，「負」債的「負」，沒有能力的才留下來，有能力的都出走了，所以我們應該要培養孩子的能力。

另外一個就是要打造一個友善的返鄉環境，從公部門到私部門，公部門解決法規的問題，私部門就是提供資源，比如說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耆老任紳，有的有閒置土地的資源，有的是在地的企業有在地的資金，應該去建構這樣友善的青年返鄉環境。

我們今年還要去幫國發會做一個地方創生盤點的計畫，這個計畫我們從六百多筆的資料，最後過濾到目前全台灣的地方創生團隊193個，分別從剛開始投入，經歷過萌芽期到成長期，再到成熟期這段路，要走九年半。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時間，可是又有多少的團隊可以經歷過9.8年呢？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去做幾件事情：第一個，我們甘樂文創也經歷過這9.8年的時間，我認為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去扶植還在路上的青年，所以我們明年要成立一個以地方創生為主題的網路媒體，叫作「土地公」。為什麼要叫「土地公」呢？台灣有一個信仰就是土地公，我認為在各地努力的這些夥伴、返鄉青年都像土地公一樣，在守護著這塊土地。另外的部分，我們要組織地域振興的台灣隊，明年要舉辦創生年會，建立創生學校，啟動加速器的計畫，這就是今天跟



大家做的簡單分享，謝謝！

孫 煒：

謝謝，林執行長將對地方十三年的奉獻做了一個詳實的報告，根據大會給我的議程，第一位的與談人是陳孟凱執行顧問，陳執行顧問是來自財團法人豐泰文教基金會。

陳孟凱：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這裡參加這個討論。

你剛剛有提到公部門扮演的角色，還有私部門提供資源，我們這邊還有做一件事情，我們希望能夠連結，我們叫「退休準備學校」。我比其他的人比較有趣的事是，我四十五歲就慢慢地從科技業退下來，我不曉得那叫退休，可是有很多人說我提早退休十五年，所以我有十五年退休的經驗。這個領域有一點特別，對於退休的人來講 KPI 是甚麼？這是我經常被問的。我就講其實很簡單，就是「健康」。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健康，讓年輕人去闖事業，不要拖累他們就好了。接著人家會問，健康怎麼來？我說很簡單，你有的是時間，就自己動手做，買好的食材自己動手做，好的食材貴，但是你自己動手做就不貴。你自己動手做以後，你滷一顆醃心蛋和滷 24 顆醃心蛋，滷 24 顆比較容易，滷了 24 顆醃心蛋以後，你就可以分給年輕人吃，年輕人就會來找你，因為醃心蛋好吃。

我們有五個 Program，一個 Program 跟「禾乃川」有關，我們有一個「百豆千屬」，培養一百位黃豆社區豆腐坊的人才，做豆漿、豆腐、豆花的人才，來支持一千位的農友，所以我們的領域都是飲食。還有一個「百釀千農」，一百個手釀師來支持一千個農友，做味增、鹽麩、豆腐乳、酒、水果釀造，這種都比較屬於「家釀」，家庭式的釀造。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在販售的點上都是屬於個人對個人的銷售，換句話說，培養他以後讓他感覺「老有所用」，夠用就好，我賣了多少錢其實不重要。

我想簡單的給你一個回應，就是我們還有一個「百牧萬蛋」，一百個自然放牧，但那必須要在花蓮的壽豐。我們希望在花蓮壽豐培養一百個自然放牧，我們是用貨櫃，為了不要讓法規成為絆腳石，貨櫃本身來講可以不用申請，五百隻以下也不用申請畜牧證，但是麻煩的是怎麼賣？賣之前要清洗，或是雞老了以後怎麼處理，我們就成立一個中心，旁邊有衛星。

我認為在花蓮種東西是很累的事情，因為有颱風，但是養殖沒有問題。我們也通過了地方創生在壽豐，我希望能夠結合這些有歷練有資源的退休人士，資源包含他們商業的精準度，藉由他們不求賺錢的極大化，而求一種成就感，所以他

很自然的，就在追求社會企業的理念，也就是不追求利潤的極大化。

最後是一個「百食千樹」，也就是這張名片，豐泰文教基金會在雲林蓋了合法，讓小型生產者可以租賃的小型加工廠，因為蓋一個加工廠很恐怖，一坪都要25萬起跳，包含土地還不止，雖然農委會通過了小農現在可以在農地蓋加工廠，但那只有解決了法規的問題而已，真的要蓋下去那就很恐怖了，這個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很樂意跟你回應，在城市裡面我是在「種人」，因為年輕人要生孩子很難，不如老年人自己照顧自己，讓退休的老人有些生產力，不會因為老了以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老人有生產力，他不會計較錢，讓他能夠協助年輕人創業。我們是專注在飲食跟農業，而且當然是友善農業，我想三峽那邊農業場域也很大，而且還有新北社區。台北大學我也去那邊演講過，去那裡賣自然放牧雞蛋。

只要是跟飲食有關的，豆漿、豆腐、豆乾、豆皮、健康納豆，這些我都很熟，因為我們有這樣專業的團隊叫作「豆之味」可以做一些連結、釀造。這些食品加工和食品安全都是我們專注的事情，同時也支持友善耕種的農業，怎麼支持？就是幫他賣掉，幫他加工，因為加工的附加價值比較大，所以這三個面相，我們希望能有一些串聯。

第一個面相叫作「六級產業」，就是一級的生鮮，乘以二級的加工，再乘以三級的銷售，這是我們在做的，但是我們採用的是培養「農友大使」的方式，也就是這些「農友大使」，他們代表農友，所以我們跟鄉村作了很多這樣的連結。比如說，有人希望到花蓮退休，我們就叫他去養雞，但是養雞他就完蛋了，因為那個雞隨時要有人照顧，他就不能休息，如果要去玩的時候怎麼辦？所以我們採取合作互相的態度，彼此互相提供照顧，我去玩的時候，你就幫我照顧，等到你去玩的時候，我就幫你照顧。五百隻雞一天生四百顆蛋，一顆雞蛋至少賣十塊，一天就四千塊，養雞其實還蠻簡單的。

我們目前去的地方是雲林的豐泰和花蓮的壽豐，新北這邊也有，我也期待跟三峽能有更多的一些連結。謝謝你在三峽這幾年做了這麼多很棒的事情。

孫 燁：

謝謝陳執行顧問，接下來，我們有三位來自地方的議員。我想我們原則是遠來是客，我們先請最遠的，來自花蓮的楊華美議員，十分鐘。

楊華美：

孫老師，在我發言之前，我想先請我的同事一起進來好嗎？他比較晚到，他

在中區我在北區，我想我們都可以給大家一些經驗。

孫 煒：

我們在五點以前一定要結束，所以你們兩位加起來，共有十分鐘。

楊華美：



我想很快地來回應剛剛峻丞這邊，我覺得有關人口的移入跟青年返鄉，其實都是在解決我們人口老化跟人口凋零的現象，到底哪一個是最好的良方？我認為目前是沒有良方，但是怎麼樣創

造跟怎麼樣的創新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舉一個例子，當我們在講產業發展，我們花蓮有一些，比如說部落的小旅行，或者是原住民部落的探索，在壽豐就有吉籟獵人學校，再往南一點，還有一個高山森林基地，這些都是當地的青年組織起來的，或者是他用了大量的投資發展了這些產業，也創造了一些知名度，但是政府的角色在哪裡？

我覺得我想提出來就是政府應該有一些角色，包括交通的連結，包括怎麼樣的協作和怎麼樣子在地方上有其他的串聯，而不是讓他們在那裏孤軍奮鬥。我在談的是說政府的角色到底在哪裡？剛剛談的人口移入和青年人返鄉，我舉一個例子，我認為他還有一個擴大的面。

我是新科的議員，我過去的背景是十八年的社工，所以剛剛講的這些中輟中離的孩子等等，我想這都是我很熟悉的領域。我想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今年一整年都在談的一件事情，就是台灣現在都用代理老師來補足老師的狀態，所有的代理老師都是沒有給足薪水的，一年十二個月代理教師只有領十個月。以花蓮為例，花蓮一年有七百多位代理教師，這些代理教師暑假是沒有薪水的。我們在講地方創生，如果這些人你給他穩定的薪水，讓他有意願留在花蓮，那不就是人口的移入了嗎？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整個地方政府在思考地方創生的時候，其實都沒有想這些事情。我曾經聽過孟凱老師講說，這個鄉村已經老化到，可能十個人當中只有



一個年輕人的狀態，但是他透過了讓這些雖然年紀大，但是還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去工作，讓那個城市又恢復了生命力。我認為這件事情，包含像我們所謂的偏鄉來講好了，我覺得我們應該作用在更小的鄉鎮上，然後去發展他們在地的經濟和在地的特色，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點，就是所有的做法都要有公務人員的角色進來，這才是地方創生可以成功的一種機會，否則我們在講「創生元年」這件事情，不會有後續，沒有以後十年二十年的發展了。我先講到此，讓蔡議員接下去。

蔡依靜：

我也是新科議員，大家好！我剛剛有聽到壽豐，也是我的選區，包括壽豐、鳳林、萬榮、豐濱，整個海岸線都是我要服務的範圍。我自己也是很早期的返鄉青年，這一切都是有一個很好的背景，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因為青年回去真的是不容易，我從二十出頭回去到現在，也有二十幾年的時間了，我這次能選上議員，在某一個程度也是因為我在地方服務很久了，那個服務就是在部落裡面，有哪些長者需要照顧的地方，還是有需要我們協助的，我們就去做一些文書上面的處理。

剛回去的時候也是蠻特殊的，因為長輩都覺得我們會電腦，會電腦就等於很厲害，所以有甚麼事就找青年人就對了，所以我們就慢慢地學習，講到「創生」這是後來的名詞，其實我覺得總歸一句話，需要有很多的在地的連結之外，還要有夥伴，所以我在選上了之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怎麼樣讓地方上的青年有群體跨部落、跨鄉鎮的可以作連結，但是第一年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快速地去進行，未來應該會有很正面的發展，所以我今年將會著重在醫療還有交通部分，這個會期也是跟華美議員一樣在講「幸福巴士」等等。我們每一個地區公部門都有可以在地方創生去做協助的地方，尤其交通的部分，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孫 煒：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宜蘭縣的松王議員？

松王淑珍：

大家好，我是來自宜蘭縣南澳鄉，我媽媽是泰雅族，我爸爸是北京，我自稱是「北泰族」。

我過去擔任過立法委員的助理將近六年，深耕原鄉部落有八年的時間，從去年 12 月 25 號上任議員直到現在，我一上任的時候就開始去告訴我們的縣政府有關我們的權益。我們有 34 席的議員，其中三位是阿美族，所以我一開始就去表明聯合國原住民宣言、憲法、原基法等等賦予給我們的權利，要有這樣的觀念，然後我們才能去推動你的政策。



地方創生，我認為他的上位計畫是「國土計畫」，所以在講地方創生之前，我們要先看國土計畫。我們部落的土地是我們的生命，所以這個土地要怎麼樣去有效分配利用去規劃？所

以我所認知的地方創生是「國土計畫」，下來才是地方創生，包括現在還有在做部落農村自生和發展農村經濟再生等等。

這段時間，從縣長到二十一局處，我也開始去做整合。我跟四個局處也成立地方創生的小組，就是針對我們的兩個原鄉怎麼樣去推動這個地方創生的工作。另外就是剛剛談到法規的部分，因為我個人之前有在韓國學習了將近五年的友善飼養，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脫貧計畫。在我們原住民部落，甚至是整個原鄉的地方實施，我們是從養豬養雞開始，就是以天然農業發展我們的「五生六級產業」，「生活、生態、生命、生產、生存」，特別是原住民更需要「生命」跟「生存」這兩個部分。

原來我們有一個南澳農場是我南澳村的傳統領域，所以我現在也正在努力把這個權力爭取過來。我們在那邊要打造一個農林漁畜牧的青農育成中心。我們還有一個有機的示範農場，因為剛好我們南澳鄉是一個有山有海又有河的地方，所以我們才能夠去推農、林、漁、畜牧等各個領域，這在我們原鄉來講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地方創生是要解決地方的問題，因為我們有文化流失的問題，就像你剛剛講的，我們還有教育資源偏低的問題，還有經濟、醫療、長照、貧窮、酗酒、失業率等等問題。過去我在當立委助理的時候要爭取地方建設，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以我一上任，在爭取地方建設時候，是關注在產業發展，比如說我們南澳鄉七個部落，他的產業發展需要甚麼？他是需要農路？還是需要灌溉設施？所以我現在是朝向地方發展的面相去爭取地方建設的，這個思維是不一樣的。

另外還有法規的部分，像孟凱剛剛講的，在牧場的部份，我們原來也是想說用小型的，設定在 499 隻以下就可以避開畜牧場登記證，但是根據原民會綜合發展基金，他認為飼養 499 隻以下的畜牧是一個「家庭式」的畜牧，他不算是個產業，沒有辦法核給貸款。我們也跟縣市政府的農業處畜產科來討論為什麼聲請畜牧場很難，後來才發現其實也不是那麼的難，像烏來有一些水土保持區、水庫



等等的問題，所以會有法規限制的問題，但我們現在進行的是天然農業，所以它是一個友善飼養，甚至我們的床土都不是水泥地，我們沒有任何廢水排放汙染的問題，我們的小雞也不用燈泡，我們飼料也是採用天然資材去製作，更看不到糞便，所以我們就跟農委會來談，讓他們親眼看到我們的飼養方式的狀況，然後再去想辦法解決法規的適用問題。

我們現在南澳這邊正積極爭取有機促進專區，在專區中所有的規劃，有整地、農水路等等，以前這些都是原住民自己要掏腰包，自己出錢來做，但現在也不買農藥，不買肥料，然後還有這些資源進來，就可以解決他們一半的問題，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認為還是在人才培育的部分，因為這些產業必須要有人，就像剛剛創辦人講的要「種人」，所以我一上任，就很積極地請教育處推原住民教育中心。

我們是從幼兒到高中十二年國教，我們要去建構我們自己原住民的教育體系，把我們原來的劣勢變成優勢，甚至把他變成一個很具國際競爭力的教育體系。而且我們也看到了文化流失的部分，也要透過這樣子的原教中心去研究我們要怎麼樣保存幾千年以來的非物質的歷史文化遺產。另外，我們在國中的階段也開始進行職業探索、職涯探索，到高中的時候就要針對我們地方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來做培育。我在三年前就協助宜蘭大學成立一個農業專班，在南澳高中成立農業班，未來要成立設計班、長照班、表演藝術公共事務人才等等，讓他們在畢業以後可以對接到不同的大學，至少讓他們有一個大學的學歷，而不是到高中就結束學業出去工作，我們就是很有計劃地去培育我們的產業人才。

如果整個地方創生，在原鄉要推動的話，我想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是「部落會議」，因為像我們泰雅族是採頭目制，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生活規範，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社會價值觀，所以我們會在部落會議中來討論所有的公共議題，我們會在我們部落會議的架構下，老中青三代在一起把自己的想法暢所欲言，然後去想像我們的未來，這個當中年輕人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還有我們原住民的宗教信仰，教會也是一個重要的核心，以司馬庫斯來說，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他們用部落經濟產業賺來的錢去扶植他們外出求學的孩子們的生活所需，提供他們的學費和生活費等等，然後他們每一個禮拜五上課完以後，就都到部落去做導覽、打掃等等的，整個就動起來。總的來講，我覺得做地方創生就是要解決整個地方的問題，謝謝！

孫 燁：

謝謝！最後一位我們請新北市江怡臻議員來談。

江怡臻：



謝謝
孫老師，我
自我介紹
一下，我是
新北市在
土城、樹林、
三峽、鶯歌
的議員，我
也是新科
議員。地方

創生其實峻丞最在行，默默的真的做了很久，我就做一點經驗分享，可能比較從市府的角度，還有議員的角度，因為我在擔任議員之前，也在新北市政府工作了兩年，擔任市長的秘書和副發言人，有一點的經驗，來這裡跟大家討論和跟大家學習，尤其跟峻丞認識很久的時間，但是聽他這麼完整地講完，今天還真的是第一次。

我記得我在念書的時候聽到最多的名詞叫做「社區營造」，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想請教在座的各位，「社區營造」跟「地方創生」到底有甚麼的不同？就我一點很粗淺的想法，是「社區營造」有一點像是社區，可能是協會，也可能是團體，比較像是挖掘一些在地的文史，是關心一些老樹和一些老舊的屋舍，至少在我念書的時候碰到的議題是這樣子的。我記得我在念書的時候，曾經跑台北市的齊東街那邊，因為有很多的老樹和很多日式宿舍，在地的團體就希望把他們保留下來。這是我那個時候碰到的社區營造，現在地方上談得比較多的是地方創生，所以我現在的感覺是政府把對社區營造的關心轉到了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就我比較粗淺的理解，是跟地方產業比較有密切的結合，就像峻丞發展的這個成功模式，以往的社區營造可能比較依賴政府的一些補助案，或者是政府很多的一些經費，然後做出一些社區的東西。現在地方政府不僅僅是給予補助，而且希望我們的地方產業能夠慢慢的成長起來，像峻丞就有很多的品牌，像「禾乃川豆製所」，都有很多的品牌，所以地方政府投注比較多的角色在這產業的部分，讓地方創生可以長出來。

像在新北市政府的話，以往我講得比較大的，像朱立倫在當市長的時候，他有做了一個地方創生品牌叫做「萬里蟹」，萬里蟹是在北海岸那邊，就是花蟹、三點蟹、石蟳等等，他也不止是萬里那個地方才獨有的螃蟹產業，其實那個海岸的各區都有這個螃蟹。朱立倫市長當時就結合當時市府各局處的力量，比如說像新聞局行銷的力量還有農業局，因為農業局下面管農業的，他使用府級的資源，



運用跨局處力量去帶動萬里蟹的平台，去行銷他們，變成新北市萬里蟹獨有的品牌。所以說，他也變成一個很好的消費機制，像現在萬里蟹的產季到了，大眾就會想到萬里去吃螃蟹，他同時也是一個海洋文化經驗，或者是海洋景觀。當地過去各行其事的漁會也很高興，因為市府統一推廣萬里蟹，對消費者來說，因為地方政府公開出面推廣，無論是在產品的品質或是在產品的價格上，都比較讓消費者安心。這是我個人認為過去幾年，新北市做過最大的地方創生的一個案子。

現在新北市政府也做一些較小的品牌，比方說坪林的蔡威德的「金瓜三號」。我所知道的是，當時蔡威德原來在觀光局服替代役，後來他就回到坪林想要為故鄉做一些事情。他跟觀旅局的資源做了一個結合以後，你可能就可以到坪林那邊做一個一日慢活的小旅行，你可以感受採茶、製茶、品茶，你也可以去坪林老街上走走，可以做板豆腐，做地方的一些消費，你也可以去看日出，甚至也可以在那邊住一夜。這個品牌「金瓜三號」，就在觀旅局的協助和威德他們夫妻非常認真的經營下，帶動地方消費，同時也有地方產業活絡，這也是新北市政府過去幾年做過比較小的品牌。

新北市政府過去有青年事務委員會，但是以往青發會要去找資源可能比較辛苦，峻丞也許就知道很多辛苦的過程，你可能一下要找文化局，一下要找新聞局，一下又要找觀旅局。像金瓜三號當時就找觀旅局和農業局，現在侯友宜市長認為，如果讓地方創生的團隊一個一個去找地方政府的各局處，中間會花掉很多的溝通的時間，

所以新北市現在的做法就是由研考會做一個統一的窗口，去串接各局處的資源，然後大家可以在研考會這個平台上去討論。但是其實我也有一點擔心，我們議會最近正在討論市府的這個預算，研考會這個項目編列了 250 萬的預算，但是我們研考會的主委不是地方創生的專家，他是資訊方面的專家，所以當你問到有關地方創生的時候，他好像有一點的陌生。未來我們地方議員的角色應該會去監督研考會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案子，你究竟希望如何讓資源整合進來？比如說金瓜三號，他不僅只是著重在農業的面相，他還有觀光經發局的角色要進來，你到底要怎麼串起來？這就不只是 220 萬預算的事，而是你到底要怎麼樣讓研考會真的動起來？讓那個資源平台能夠進來？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議員其中的一個角色。

另外一個角色是我從一位原來是台北市議員，現在是立委身上學到的。他那時在地方曾經以一個很大的聲音在談論北投到底要不要興建纜車，當時地方上的聲音是非常兩極的，一派是認為我不要建，我要保留這個翠綠的山頭，我要保留這個溫泉博物館，保留下綠色的圖書館。但是，另外一派的聲音就認為興建了纜車以後，我們北投的很多在地的產業就可以蓬勃的發展，我們的經濟面貌就會不一樣。這個時候政府的立場就會兩難，就採取「以拖待變」的策略，反正每次就



去討論一下，拖到最後再說。其中一位民意代表也很勇敢地出來表達說，我們不要北投纜車，最後，這件事就戛然而止。我認為這也是地方議員扮演的一個角色，以上一點點地分享，今天我也是來學習的，謝謝！

孫 煒：

謝謝我們的江議員。接下來，好像蔡議員有要補充，請把握時間。謝謝！

蔡依靜：

因為剛剛大家都很認真地在討論，我自己是一位阿美族馬太鞍部落的青年，剛剛聽到大家分享，讓我想起我剛回到部落的時候，也是在做一些文化上的導覽解說，或者是旅遊觀光產業，因為當時部落正在推文化體驗，所以當時我們就從這方面做起，現在我變成議員角色的時候，部落也正在推動所謂海洋文化，所以我們就很積極地在做有關海岸線的建設，因為我們花蓮禁止做漁港，所以我們就要從法令上尋求一些突破。此外，我們隔壁的部落在推紅糯米，他們已經發展了十幾年了，發展得很不錯。另外，馬太鞍其實就是「樹豆」的意思，有關樹豆，我們也在結合公部門，像農糧署農改場，來進行自己部落裡面的樹豆改良，讓原本一年產一季的樹豆不會因為氣候變遷而改變生產，讓樹豆還是可以和我們的部落名稱一樣。以上是我跟大家的分享，謝謝！

孫 煒：

謝謝蔡議員，我們現在所有的與談人的發言就在這裡告一個段落。我這邊補充一點，也是剛剛江議員所提出來的，我們從以前的社區營造，到現在的地方創生，它的重心有甚麼地方的不同？

我們就比較學術宏觀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台灣在戒嚴時期，就是在 1987 年 7 月 15 號之前的時候，台灣是沒有所謂的地方、社區、在地的觀念的，因為當時在戒嚴法的桎梏之下，等於整個地方的意識都沒有辦法因應的發展。然後解除戒嚴是在 1987 年，到了 1990 年，大概是 1995 年開始，當時候是前總統李登輝指派了當時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先生，推動了「社區總體營造」，在整個「社區整體營造」的政策綱領之下，先建立了「社區發展協會」，到現在台灣的社區發展協會大概有五六千個，它大概是和這個村跟里相對應的，一個村跟里就會有一到兩個社區發展協會，等於說我們從這個社區發展協會開始，慢慢有了這個社區意識，慢慢有了這個在地的發展社區營造，等於說是建立了一個社區意識的制度性基礎。

然後近年來，配合我們整個台灣的大環境，就是人口結構的改變、城鄉差距的擴大等等，我們再把我們這個重心，從這個已經建立好的社區營造，提升到另



外一個面相，就是地方創生，這個脈絡是這樣子來的。當然地方創生的設計是整體宏觀性的政策，涉及到各個不同的方面，像我們今天的論壇涉及到比如像社區發展、產業發展、人才培育、文化創新等等。好了，我想我們的幾位與談人都報告了他們一些想法，我不知道在座的這些參與的貴賓，有沒有需要補充或發表高見的地方？

楊華美：

我想地方創生和社區整體營造，這兩個前後在台灣這個社會，因為時代的進程它有所改變。我參加過蠻多次地方創生的說明，它其實就是在解決人口流失的問題，所以就是要透過怎麼樣不同的產業面也好，或者是人才的培育、社區的治理文化的創新等等，設法讓人留下來。

不管是青年返鄉，或者是人口移入，它就是用各種的手段，各種的方法讓人能夠流到偏鄉裡，而不是集中在幾個都會區。那這個事情就會面相很廣了，青年回來，他可以做甚麼？我們有甚麼樣的產業可以發展？讓他怎麼樣可以謀生？這些都是立基於我們要讓人回來或者人口移入，不管他是不是原來屬於我們這個城市的人，他如果喜歡花蓮，他就回來，就像剛剛我講的，代理教師他搞不好應徵這個學校的老師，他喜歡花蓮，我們怎麼樣讓他留下來在這裡落地生根，這也是一種創生。這是我回應老師的一點看法，謝謝！

孫 燁：

謝謝我們的楊華美議員。

蔡依靜：

剛剛講到年輕人回來，那他回來以後會有住的問題，所以我們這邊也要發展「美麗新部落」計畫。我們有兩個部分，一個是現有的建築物怎麼樣讓他合法？因為我們原住民過去蓋房子沒有甚麼申請建照，或者是請建築師這類的做法。我們現在也正跟縣府針對這個議題在討論，如何讓他們的建築合法化，類似像民宿，就是以他們的安全結構作為合法化的依據。

另外就是有土地想要蓋新的建築，因為我們原住民都很會生，小孩子多了，他們現有的居住空間就會很狹窄，所以青年要返鄉，我們要幫他們想的不只是工作的問題，還有居住的問題，小的要怎麼照顧，老的要怎麼照顧，所以這個面相也是很重要的。

孫 燁：

不知道還有沒有要補充的，我這邊也來說一下我個人的心得。

剛剛包括我們的林執行長和幾位的與談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政府的角色，當然這個政府的角色是在地方創生裡面非常重要的，像剛剛松王議員也有提到，還有楊議員也有提到，其實地方創生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希望讓人口，尤其是青年能夠回到偏鄉來，但是現在我們政府的這個政策，在推動的時候有一些矛盾，甚至是背反的狀況。

我們前幾年在推行所謂大型的鐵道建設，在這個鐵道建設下面放了六七千億的預算，各位知道嗎？交通越發達，城鄉差距就會越擴大。我是半個宜蘭人，宜蘭自從建了雪隧以後，宜蘭縣的人口就不斷在流失。建了高鐵以後，從南到北一天來回，城鄉的差距越來越大。也就是說，交通的發展程度越高，它和城鄉的差距是成正比的，也就是城鄉的差距會越高。我們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強調鐵道建設，促進交通建設投資了這麼多的錢，另外又在這個地方創生投入這麼多的資源，他們可能並不了解每一個公共政策本身都有一個本質上的問題要釐清，否則的話，政策都是頭痛醫頭，腳通醫腳，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本質。以上是我一些不成熟的見解，不知道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現場來賓：

不好意思，我是世新大學的博士生，目前唸行管系，剛剛聽到大家在討論這些議題，因為我是南投人也來自農村富貴村，有一些感想想和大家分享。

我先回應老師剛剛講的，地方政府在發展的時候可能沒有想過當地的需求。我舉個例子，像我們那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有一個富貴村，那裡種了草莓，是大湖以外的第二個最大的產區。過去，大家都要去日月潭，會塞車在台十四線上，所以就下車來採草莓。後來有了國道六號，雖然解決了去日月潭的交通問題，台十四線可以走路都不會有車撞你，但是這些種草莓的人怎麼辦？他過去靠觀光賺的錢財就不見了

過去除了有草莓園，還有鹿茸這些養鹿產業，所以會有「富麗農村」劃的經費補助，於是我們蓋了很多的腳踏車道，我們也有一些架子搭上去。第二年沒有錢了，所以沒有棚子，那個架子是空的，下雨是沒有辦法遮雨的，而且一段路只有蓋中間這一段，腳踏車道旁邊的護欄它是鐵絲的，所以你如果騎腳踏車摔下去，卡在那裏，可能受傷就更嚴重了。這些都是過去在做社區營造的時候所產生的產物，現在雖然把名字改成地方創生，但是依各位的經驗，我回去想了一下，我有甚麼回去故鄉的可能性？

不可諱言的是，除非我要回去傳承某種的產業，不管種草莓也好，或者是什麼當地的農產品的發展也好，否則就我自己所學的，甚至現在還念到博士班，這些所學有甚麼可能在那裏找到工作機會？最後我可能還是要取捨的是找一份安

安穩穩的工作在台北待著，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像捷運這種更好的生活品質，假日也有百貨公司可以逛。比起回鄉，就算有人給我一樣的薪水，但是你的生活品質終究是不一樣的。有的時候希望年輕人回去傳承產業，地方創生有沒有可能創生到，連一個不是本地的年輕人都會到這裡來找工作機會，那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願景，而不是用一個愛鄉的心把這些人就困在那裏。

甚至他有可能變成另一種資源把持，因為這些人過去可能也是地方上比較資源集中的人，那他現在回來以後，也許是檳榔產業，也許草莓產業，他可能成為一個大頭。他運用文創之名去賺更多的錢，錢還是在他的身上，他的孩子出國留學了，其他的種草莓的人變成了他的小盤，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實務的問題。甚至我也想過，我現在台北看過職人小學堂，有沒有可能在他一二年級的時候，帶他們去看看大家怎麼種草莓，可是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會不會讓他們畢業時，讓他們想我只能種草莓，讓他們失去對外面世界的想像，失去了當工程師的理想。我們讓他在這麼小的時候接觸到的只有在地，我們強迫他留在在地，這對他是公平的嗎？我覺得這也是可能的想法。

另外一個是，我剛剛有想到，我今年明年如果有時間，會回去教他們怎麼規劃畢業旅行，畢業旅行要去哪裡？你怎麼設計你的畢業旅行？如果你都要花這個錢，你想去看什麼？你想去認識世界甚麼？我覺得這是可以想像操作的方式，以上是我的回饋，謝謝！

孫 煒：

我們今天的太寶貴了，我們今天談地方創生，有地方創生的 client 翻譯成顧客，實際上面有青年博士生出來現身說法。我跟你報告一下，我也是貴系的兼任教授，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還可以互相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陳孟凱：

我先簡單回應你的問題，當然不一定符合你的需求。我們只有一個方式，就是必須友善耕作，坦白講很多草莓我們根本不敢吃，我們所謂的友善，不是說一定不噴農藥不灑肥料，而是種自己敢吃的農作物，這是前提。

我們做的方式是，我覺得有三個東西。第一個就是這些願意用友善方式種給自己吃的，而都市也有想要吃安心的，那這樣要怎麼樣串起來？我們串起來的方式是用了「社群貨幣」，以物易物的社群貨幣，我們用了十年了，這個是在解決所謂的「沒資源」。社群貨幣是一種以物易物，金錢進來會破壞社區，因為大家認為錢去你那裡了，把垃圾留在我家，可是「社群貨幣」是以物易物的流動，所以沒資源。以物易物的社群貨幣很重要的是有供給和需求就好了，沒有錢沒關係，



你有需求是你要吃好的草莓，你有供給是你種自己吃的草莓，不是種要來賣的，種要來賣是要噴農藥灑化肥的，這樣就有串連了，那要怎麼用社群貨幣去串聯？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碰到的問題會是沒有人會想要出來領導，叫我做事可以，但是不要叫我出頭，因為出頭的會比較倒楣。我在推一個「議事原則」，講穿了就是「羅伯特議事規則」。當然還有其他的就是我們很清楚的依照動議，而不是那種會開會的人幾乎沒有，那你怎麼樣做決策？需求供給，以物易物，但是還有一些需要做決策，所以叫「議事規則」。

第三個，是大家根本不會合作，從小到大教我們的是競爭。我們也因應發展做了十年，叫作「賽局的競合學」，用玩賽局的方式，讓他理解我要怎麼樣去演化出合作。合作不是靠道德勸說，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公部門的資源都可以做，而且做了有好處，公部門的資源就會來了，因為公部門資源要的是名，你先做出來，最好一開始不要有公部門資源，因為你還不行的時候，公部門資源進來，只會害慘這個社群而已，大家都在猜你拿了多少，為甚麼我沒有？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一開始千萬不要拿公部門的錢，你的厚度到哪裡，你就拿多少。你用社群貨幣先把自己的厚度建立起來，因為沒有社群貨幣，你的厚度建立得很慢，所以幾個資源：社區貨幣、議事規則、合作，這個是我們在「種人」上面的心得感想。社區的能量跟合作能量不夠的時候，外來資源進來往往我看到的經驗都是造成社區分崩離析，因為那個錢來得太容易。

楊華美：

我想要補充這個同學，我覺得政府的角色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我們中央國發會在喊創生元年，但是他在下到地方的時候也是要用「分崩離析」來形容，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政府，哪一個單位縣市首長認同這件事情，而且可以跨局處把他整合起來然後推動。比如說，你剛剛說的沒錯，我回去我要做甚麼？但是你要做甚麼這件事情，不是你要想，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想，應該是我們這個社區大家一起想，我們這個社區有甚麼條件？有甚麼競爭力？那你有什麼能力？年輕人帶著甚麼樣的能力到這個社區，把這些社區原來的東西變得更有能見度，這件事情需要討論，但是誰在主持討論？你剛回去你說你想要來討論，誰要理你？

所以我說那個角色很重要，到底是誰？我們的政府有沒有意識到，不管是鄉鎮市公所、村里長也好，村里幹事也好，他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們回來是一項資源，我們能怎麼幫助你們？我相信你們回來，當然也不是只要一個工作而已，這個就是政府的角色的問題。謝謝！



孫 煒：

謝謝！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最後，我們是不是請林執行長用三分鐘的時間來做一個總結，然後結束我們的討論。

林峻丞：

我還是先回應一下，剛剛各位提到的幾個問題。首先剛剛那個同學提到，比如說，有一些在地的課程到底會不會影響到孩子或者是學生將來有更多發展的機會？我認為其實不會，完全不會。我所謂的在地知識和在地課程，並不是說我們就只教孩子種草莓，草莓不只是種而已，草莓是不是有更多的加工應用，那個需要很多的知識，需要更多的產業跟技術帶進來，所以我認為，他並不會困住孩子未來的發展機會。

比如說，在社區裡面，我們帶孩子學攝影，它跟地方的地理跟地方的文化去做結合。孩子有一次出去放飛，空拍攝影，回來的照片發現三峽怎麼有一條河紅紅的，然後又去拍一次，孩子就發現有一家工廠在偷排廢水，然後就舉報了，那個是在解決地方的問題。

重要的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幫我們的孩子跟他的社區、他的生活場域有更多的連結。他很清楚地知道地方有甚麼未來，我怎麼樣將我的所學帶回到地方，如果沒有這一段的話，你永遠不知道我怎麼回去生存，所以我認為是這個問題。

剛剛陳創辦人提到說，沒有資源的時候有沒有資源的作法，過去這些百釀青年，做社區營造的這群人，都太依賴政府的資源，不斷地拿補助，久了之後就沒完沒了，產生過多的依賴。

我覺得社群的合作，創造價值是有必要的。我們在社區裡面做兒少的課程，從一開始沒有資源，我們就找大家來認養課程，告訴他們，你可不可以來認養一堂課或者是當半天的志工等等，大家把自己的專長拿出來，我們就可以成就一件事情。

剛剛陳創辦人提到那個所謂社區貨幣的概念，其實就是我們在談的社會資本，那能不能去盤點社區裡頭的人才，讓公部門的角色或私部門的角色一樣，在地的意識發展出來。我們是不是有清楚地意識到，地方的發展其實面臨到有甚麼樣的問題？我們可以怎麼樣掌握機會？其實我認為有一個面相是當我們從問題去談的時候，他就是解決問題的面相。

我覺得應該這麼講，除了解決問題本身，有沒有可能我們從機會的面相去談？

到底你的地方還有甚麼機會？我們不一定在不斷地找問題，因為找問題是過去在解決社區發展所面臨到的投入或者是他關注的議題，可是如果問題我們不談，我們來找機會，地方發展到底還有甚麼機會，我們來切入，用一些更創新的做法來做，我認為怎麼樣的去看待地方，他有不同的面相，從機會來看，可能會是一個好的事情。

再回應到如何把地方的劣勢變成為地方的優勢，我真的非常認同這件事情。我有一個好朋友在嘉義的東石，那是一個非常貧瘠、地層下陷非常嚴重的社區，因為海洋的污染，所以養蚵的產業也開始要沒落了，這個地看起來是沒有優勢，沒有發展的機會了。可是我想說如果能從教育開始做起，當地的小學、國中、高中都圍繞在一個課程，這個課程是甚麼？就是怎麼樣做海綿城市？怎麼樣作海岸公共工程的治理？如果嘉義東石這個地方，能夠發展出這樣的課程，從國外取經，有這些公共工程治理的一些技術，然後帶小孩也許從一個實驗開始做起，我認為這裡可以發展出一些很棒的課程內容。未來可能我們國家公共工程的建設所需要的人才，就是從嘉義東石培養出來的。全世界要參考這樣子的典範在哪裡？就到嘉義的東石。你認為這個地方的劣勢還會是劣勢嗎？他會變成優勢，所以從教育做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關於地方創生的部分，因為我在國發會擔任輔導委員，我覺得國發會當時在做地方創生推動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在罵。大家認為，它就是把各部會的資源拿過來在做這件事情，事實上國發會在做甚麼？其實他就是在做整合的角色，因為發現過去各部會的資源錯置，然後重複的浪費是很嚴重的現象，這個社區去跟文化部拿錢，去跟水保局拿錢，同一個計劃稍微修改一下就又拿到一筆錢，為甚麼我們政府的資源要這樣子的重置浪費？所以從地方創生裡頭，國發會做的就是從社區去盤點你社區的問題，你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不應該是由公關公司來處理，很多社區的發展計畫是由公關公司去弄弄，然後做完就走了，在地方沒有留下任何的東西。所以在地方來盤點這件事情很重要，在地有這樣子的意識，盤點完之後，到國發會這邊去，它幫忙去整合各部會已經有的資源，再去發展一個計劃出來，我認為是一個好的發展，也是一個對的初衷。

如果再回到各地的縣市政府來看，本來就應該有局處整合的角色。過去在很多的公部門裡面是沒有這樣的角色的，所以這也是新北市一直在做的，跨局處的整合。依我在新北市所看到的，新北市在這方面確實是走得蠻前面的，也做得有一點成果。

最後，我提到人口的移入，其實是我們在地方創生想要解決的問題，除了人口移入，還有青年返鄉，都有一個關鍵詞，就是日本人提到的「關係人口」。這「關係人口」不是只有把人找回來，或者是把人留下來。可能有一些人本來住台

北，可是因為喜歡花蓮，就因此和花蓮保持一個「關係」。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找到這些「關係人口」，讓他們跟這個地方有更多合作機會，甚至有機會吸引他留下來？所以「關係人口」是我們在談地方創生時可以去思考到的，其他像跨公司協力、品牌的合作、異業的合作等等都很重要。

今年我們跟兩個地方創生的返鄉青年合作。第一個是在西螺的醬油工廠，他們是返鄉了三代，用柴燒在做醬油，用國產的豆子，所以我們就用我們做出的味噌去跟他們的醬油合作，做出了「味噌油膏」。最後就是，在宜蘭的不老部落的小米。這種跨域的合作是我覺得在地方創生當中，我們也可以去思考的。

孫 煒：

謝謝今天大家這麼熱烈的討論超過九十分鐘，地方創生代表一種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典範的起點。非常感謝各位的參與，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總結會議在九樓，再五分鐘就會開始。我們今天就結束這個場次的會議，謝謝大家！